



图为演出现场。

“大团”带“小团”，不断探索——

中国煤矿文工团“校团合作”绽放美育成果

本报记者 彭澳丽 文/图

『以演带练』：

让舞台成为常态课堂

7月13日晚，中国煤矿文工团安源演播厅内灯光璀璨，“文馨筑梦·绽放”中国煤矿文工团附属少儿艺术团年度专场演出在此举办。台下坐满了家长，有人高高举起自制牌灯，很多观众则将手机举过头顶，亮起的屏幕争相记录着台上的每一个瞬间，现场俨然是一场小型演唱会的热烈氛围。台上，小主持人字正腔圆地播报节目，48名学员轮番登台，唱跳、舞蹈、快板、相声、朗诵……上半场16个节目一气呵成。中场休息过后，22名小演员带来音乐剧《小孩儿》，把少年成长的心事与心里话，唱给台下最想听到的人。

“孩子们最初登台紧张羞涩，根源是害怕出错、害怕被评判，内心缺少安全感。”中国煤矿文工团艺术团培训中心主任阎冬梅表示，艺术团成立之初便确立“以团带班、以演带练”的培养模式，将舞台实践贯穿教学全过程。

除专场剧场演出外，艺术团还组织学员走进社区、福利院开展公益演出。“孩子们在持续学习中夯实专业基础、树立自信心，同时慢慢懂得，表演不只是一场考核，更是传递善意、治愈他人的载体。”阎冬梅说，一次次真实的演出历练、台下包容的掌声与正向反馈，为学员构建起安全松弛的心理环境，让孩子们逐渐褪去怯意，变得从容自信。

经过两年的教学沉淀，艺术团打破单一专业课教学、零散节目排练的传统模式，积极探索项目制美育教学——将基本功训练融入完整剧目的创排全过程，让孩子们在系统性艺术实践中全面提升综合素质。

项目制探索：

从完成节目到参与创作

2026年初，中国煤矿文工团联合中国音乐剧协会开设青少年音乐剧实验班，推行“双师协同、以剧带教”教学模式：由中国音乐剧协会主创团队负责艺术创作与整体把控，中国煤矿文工团的教师落地日常教学，构成基础训练到剧目排演的完整教学闭环。

作为实验班首部落地作品，音乐剧《小孩儿》聚焦少年成长心事与亲子沟通难题。编剧、导演李洸宇并未直接设定固定剧本，而是通过沉浸式表演练习，引导孩子们自然流露真实情绪。“孩子们不是在刻意‘演’心事，而是袒露自己的成长困惑。这份童真与坦诚，是成年创作者难以复刻的。”声乐指导何巍巍对孩子们的舞台表现感触颇深，“孩子们的唱功、舞蹈和表演虽略显生涩，但这份质朴真挚的状态，是舞台上最动人、最难得的模样。”

在阎冬梅看来，融入音乐剧创作的美育教学具备独特价值：“它打破单一艺术门类的壁垒，融演唱、台词、形体、表演于一体，引导孩子观察生活、感知情绪、学会共情、勇于表达。孩子在剧目演绎中不断蜕变，家长在观影过程中读懂孩子心声，实现双向成长。”

舞台见证成长：

孩子与家长的双向奔赴

11岁的王子萌已是第三次参与“文馨筑梦”系列演出。王子萌说：“相比第一次登台，我变得更加自信从容，心态更稳定，敢于主动展现自我。”除专业艺术技能的提升，孩子们的收获是全方位的。学员白星玥说：“我学会了坚持，即便排练再辛苦也绝不言放弃；懂得了责任的意义，集体演出中绝不拖团队后腿；性格也变得愈发开朗大方，敢于大胆表达自我。”

学员家长孙晶的两个女儿均在艺术团学习。她最深的感触是，这里的老师真正践行了“以美育人，以爱润心”的教育理念。“老师不仅教会孩子们唱准音符、规范完成舞蹈动作，更以饱满的热情和专业的素养，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热爱艺术的种子。”她表示，每到周末上课，孩子们满心期待，踊跃奔赴课堂的模样，便是教师教学魅力最好的印证。

学员元婉婷的妈妈刘菲菲坦言，女儿从前性格内向、说话轻声细语，如今回家会主动分享排练趣事，甚至模仿老师的授课语气和动作。刘菲菲说：“艺术团像一面镜子，让孩子看见更好的自己，也学会了团队协作与互帮互助。”更让她感到珍贵的是，在《小孩儿》的排练过程中，母女二人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沟通。刘菲菲说：“以往聊天大多围绕学业，如今孩子愿意主动分享自己的脆弱与困惑，亲子距离被悄悄拉近。”

深耕美育：

国家级院团的使命与探索

2024年初，教育部印发《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》，将“整合社会美育资源”列为八大行动之一，明确要求“将美育融入教育教学活动各环节”。中国煤矿文工团附属少儿艺术团的教学实践，恰好精准契合这一美育发展方向——依托国家级艺术团团的专业力量，将舞台创作与表演积累的成熟经验、科学方法，全方位融入青少年美育课堂教学。

两年间，艺术团学员从最初26人发展至近50人，教学内容从单一课程拓展为涵盖声乐、舞蹈、朗诵、曲艺、音乐剧的综合性培养体系。但人数与课程的扩容，并非美育成果的唯一评判标准。正如阎冬梅所言：“我们希望孩子们跳出被动表演的思维，沉浸式理解角色、抒发情感、参与创作，在完整的剧目历练中提升综合素质素养，真正把舞台还给孩子。”

演出散场时，灯光渐暗，但那些被唱出来的心里话还在观众席间回荡。这支依托国家级院团成长的少儿艺术团，始终以“以美育人、以美润心”的方式，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热爱与自信的种子，也为“校团合作”的美育模式提供一个日渐清晰的实践样本。



图为《宇宙锋·装疯》剧照。武汉汉剧院供图

根深者叶茂 源浚者流长

写在汉剧《宇宙锋·装疯》进京展演之际

瞿祥涛 华荔

7月19日，北京长安大戏院，皮黄声起，水袖翻飞。这是汉剧《宇宙锋·装疯》参加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、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现场。武汉汉剧院一级演员、第十四届湖北戏剧牡丹花大奖获得者耿丽亚饰演的赵艳蓉，将“佯狂抗命”的悲愤与机敏演绎得入木三分，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。

汉剧发端于江汉流域，迄今已有400余年历史。它开“皮黄合奏”之先河，深刻影响了包括京剧在内的数十个皮黄剧种，在中国戏曲史上地位举足轻重。2006年，汉剧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2013年，武汉汉剧院获评全国地方戏曲创作演出重点院团。

长期以来，在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指导和扶持下，武汉汉剧院以精品创作为抓手，持续推进汉剧保护传承与创新。此次进京展演，不仅是武汉汉剧院坚持“研究、保护、传承、展演”立院方针的缩影，更是贯彻落实《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（2026—2028年）》与《武汉市汉剧保护传承条例》的生动答卷。

守护文脉，首要在于摸清家底。

2022年，由武汉市委宣传部指导，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开展，武汉汉剧院与武汉大学联手启动《汉剧艺术大典》编纂工程，对汉剧400年历史进行首次全面“复制存盘”。目前，《剧目典》和《理论典》已编纂完成。

与此同时，“百戏工程”让沉睡的经典重返舞台。自2020年启动以来，武汉汉剧院与武汉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合作，抢救性整理恢复《下河东》《翠屏山》等10出汉剧传统剧目、濒危剧目，录制20出经典剧目影像资料，采访记录10余位老艺术家口述戏曲传承经验，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艺术档案。

戏曲传承，核心在人。武汉汉剧院先后有4位演员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。近年来，剧院逐渐构建起立体化人才培养体系：依托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设立名家工作室，打造活态传承的重要阵地；遴选优秀青年艺术人才，通过“一对一”培养方式，助力人才快速成长；组建青年演出团，为青年演员搭建实践练兵平台；2024年，剧院与武汉市艺术学校联合招收30名学员，推行“学费全免+择优定向就业”政策，从源头夯实汉剧储备人才基础。

如今，武汉汉剧院老中青三代同台、各行当齐备的局面已然形成——前辈艺术家倾囊相授，中青年演员挑梁担纲，少年学员崭露头角。此外，剧院深耕“戏曲进校园”活动，在十多所中小学设立非遗传承基地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。

守正创新，让传统经典在当代舞台“活”起来。1952年，汉剧大师陈伯华凭借《宇宙锋》荣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，自此开启该剧70余年辉煌传承路。从陈伯华到雷金玉，再到胡和颜、邱玲、王荔，一代代艺术家不断赋予这出戏新生命。2012年，《宇宙锋》首登国家大剧院。

此后，该剧获得文华优秀剧目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重要荣誉。

此次进京展演，这出陈派经典由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和颜亲授、耿丽亚领衔演绎，再度亮相京城舞台，完成70余年艺术薪火的接续传递。耿丽亚的表演既恪守陈派艺术精髓，又在人物塑造上融入个人探索，表演节奏收放有度，契合当代舞台审美律动；嗓音清丽婉转、清亮鲜活，扮相更是衬出赵艳蓉清丽典雅的独特人物气质。

馆播联动，汉剧“活”在当下、“火”在云端。2025年2月，由政府投建的全国首家全面展示汉剧发展历史的汉剧博物馆，在武汉揭牌。2025年7月，武汉汉剧院在武汉市属艺术院团中率先开启常态化直播。这种“数字化博物馆+抖音直播间”的馆播联动模式，通过双线赋能重塑戏曲品牌，入选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戏曲全媒体传播全国十佳案例，为传统戏曲传播开辟了新赛道。

文化的繁荣，离不开制度保障。6月1日，《武汉市汉剧保护传承条例》正式施行。这是武汉市首次为单一地方剧种量身定制的专项法规，标志着汉剧保护传承从“政策软约束”升级为“法律硬支撑”，为全国地方戏曲法治化保护提供了可借鉴的“武汉样本”。

7月19日，长安大戏院的掌声是对过去的肯定，更是对未来的期许。武汉汉剧院将继续锚定《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（2026—2028年）》，深耕传统剧目创排，拓宽多元传播渠道，持续擦亮“汉剧客厅”与“登名楼赏汉剧”文旅品牌，为振兴武汉戏曲“大码头”贡献力量。

根深者叶茂，源浚者流长。在守正创新的道路上，拥有400年底蕴的汉剧必将弦歌不辍、薪火相传，在新时代文艺舞台上奏响荆楚强音。

反串戏要热度也应守尺度

非 鱼



武生演花旦、青衣唱老生……近年来，戏曲反串演出凭借跨行当反差频频“圈粉”年轻群体，成为新媒体语境下文艺院团拓展受众、探索传统艺术新增长点的重要方式。

反串，即演员打破惯例，饰演“本工”以外的其他行当角色。其行当反差越大、表演完成度越高，越能为观众带来新奇审美愉悦。旧时反串戏在梨园班社“封箱”等特殊场合上演，兼具酬谢观众、年节娱乐等功用，如《八蜡庙》《法门寺》等群戏，情节曲折、行当齐备，演出中需要“全梁上坝”，历来是热门反串剧目。梅兰芳、杨小楼、余叔岩等诸多名家均有反串演出经历。

在文艺活动相对匮乏的年代，反串以轻松幽默的演出构建起戏班与观众之间的“礼俗互动”，是戏曲生态中颇具人情味的一环。其娱乐效果并非刻意制造，而是源于程式规范与角色错位带来的“熟悉陌生感”，传递的是“内行看门道”的艺术趣味。对演员而言，完成高质量反串，需要扎实掌握本行当与跨行当程式、技艺，通过唱念做打展现出自由切换人物身份、气质、情绪等的强大表现力。

如今反串戏借助网络“出圈”，其本质上仍继承了梨园旧俗中喜庆热闹、以戏会友、雅俗共赏的优良传统，并以富有烟火气的表达，打破了现代观众与传统艺术之间的疏离感。许多演员为了演好角色“回炉再造”，虚心求教，既拓展了个人艺术边界，又展现出对不同行当艺术规范的敬畏与尊重，为古老艺术与现代审美对话厚植底气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反串戏以行当跨界的极致形式放大了戏曲“以程式为骨、以神韵为魂”的核心魅力——评判表演的标准从来不是“像与不像”，而是“合不合规矩、传不

传神韵”。它以反差凝练诙谐意趣、以功力沉淀艺术底气，让观众充分领略戏曲艺术虚实相生、兼容并蓄的内在生机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反串演出走红，不仅是一次成功的流量破壁，更推动了传统艺术审美的回归。

热潮之中，有些倾向仍需我们审慎把握。一要防止流量逻辑稀释艺术标准。部分传播过度营造“颜值感”“搞笑感”，将反串简化为吸睛标签，使观众注意力从技艺本身转向玩梗或猎奇。这样的聚焦方式，在扩大传播受众的同时，也可能带来审美认知的片面化，应引起重视。二要警惕浮躁之风影响演员心态。传统戏曲历来讲究行当学习术业专攻，反串应是演员水到渠成的艺术延展，而非掩盖功底不足的捷径。只有在日复一日的唱念做打中打牢基础、融会贯通，反串表演才会避免哗众取宠，呈现出有底蕴、可推敲的艺术质感。三要谨防以一概全，遮蔽戏曲本体的丰富性。短视频等线上传播让反串片段快速“出圈”，但也容易让观众只记住高光瞬间，而忽略整出戏的结构、韵味或文化背景。因此，如何引领观众从关注片段到走进剧场，把碎片化接受变为审美习惯，需要文艺院团、戏曲从业者进一步寻求破解之道。

守住专业之根、艺术之魂，坚持扬长避短、正向引导，相信“反串热”终将告别短期流量，沉淀为戏曲传承发展的长效动力，更好助力传统艺术行稳致远。